新商科与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建设融合发展研究

赵梓翔

（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中国 吉林省 长春市 130117）

摘　要：数字经济正在重构商业运行逻辑与人才需求标准，新商科建设已成为商科院校改革的核心方向，新兴交叉学科专业与传统商科的专业建设融合发展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能否适配区域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本文立足吉林省地方高校办学实际，对省内 6 所本科院校的商科教师、在校生及 10 余家企业开展全域调研，系统剖析新商科与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建设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理论逻辑与实施路径。研究发现：两类专业“各自独立、资源分散”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课程体系老化、跨学科师资短缺、产教融合浅层化、案例教学滞后是制约融合发展的四大症结；传统商科、新商科与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共生关系，专业集群建设是实现融合发展的有效组织形态。据此，本文构建了“专业融合—人才培养—师资建设—产教融合—案例教学”五位一体的融合发展框架，提出专业集群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差异化修订、“外引内培”师资培育、产教融合四类模式与跨学科全案例教学等路径，并在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开展实践检验。研究丰富了区域新商科建设理论，可为地方高校商科专业数字化、交叉化、集群化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商科；新兴交叉学科；专业融合；专业集群；产教融合；吉林省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一般课题“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商科与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建设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GH21334）

DOI：10.64549/jtii.v1i5.108

作者简介：赵梓翔（1991-），男，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战略创业、战略营销。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New Business Discipline and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Majors

Zixiang Zha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China, 130117)

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is reshaping commercial logic and talent demand stand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business discipline has become the core direction of business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majors and traditional business majors directly determines whether talent cultivation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local universities in Jilin Province,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business teachers, students and more than 10 enterprises in 6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theoretic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new business discipline and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major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pattern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scattered resources of the two types of majors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and that the aging curriculum system, the shortage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ers, the shallow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the lagging case teaching are the four major constraints. Traditional business majors, new business discipline and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majors are not substitutes but complementary and symbioti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ty clusters is an effective organizational form to realiz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ive-in-on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ramework of specialty integr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faculty building,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case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paths such as specialty cluster construction, differentiated revis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programs, external introduction and internal training of faculty, four models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full-case teaching. The framework has been test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f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Keywords： New Business Discipline;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Majors; Specialty Integration; Specialty Cluster;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Jilin Province

一、问题的提出

（一）数字经济重塑商业逻辑与人才需求标准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全面渗透商业活动，电子商务、大数据精准营销、智能风控、区块链金融、跨境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企业核心竞争要素从资本、渠道、劳动力逐步转向数据资源与数字化运营能力[1][2]。为把握这一趋势，国家相继出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明确要求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专业数字化改造，培养复合型人才[1][2][3]。市场对商科人才的能力要求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单一商科知识型人才已难以满足企业需求，兼具商科专业功底、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跨学科思维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用人单位的主流选择[20][26]。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全社会数字化进程，远程办公、数字化运营、线上服务成为常态，倒逼高校商科教育打破学科壁垒、加快范式革新。

吉林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大力推进数字吉林建设，依托现代农业、汽车产业、装备制造、文旅产业等优势产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吉林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明确提出强化数字人才培养、支持省内高校优化学科专业布局[4]。省内本科院校以地方应用型本科、民办本科为主，商科是多数院校的主干专业，办学规模大、覆盖学生多，其转型质量直接影响全省数字商务、金融科技、跨境电商等产业的人才供给。

（二）“专业两张皮”：新商科建设的突出梗阻

为回应数字经济需求，教育部自 2016 年起陆续增设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计算金融、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交叉专业[5]。但从实践看，多数地方高校在新商科建设中存在明显误区：或将“新商科”简单等同于增设几门数字课程，未触及专业体系的深层变革；或盲目申报新兴交叉专业，忽视其与传统商科的融合共生，导致专业同质化、资源分散、办学质量参差。传统商科专业与新兴交叉专业课程体系互不衔接、师资无法共享、实训平台重复建设、培养标准不统一的“两张皮”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制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突出梗阻。

以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为例，学院开设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国际商务、财务管理等传统商科专业，同时建设金融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交叉专业。两类专业办学中各自独立发展的矛盾一度较为典型，学院虽经案例教学改革、混合式教学改革、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等多次探索，仍未从专业建设顶层设计层面得到系统解决。这一现实困境，构成本文研究的直接动因。

（三）研究问题与思路

本文聚焦三个问题：其一，吉林省地方高校新商科与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建设面临哪些现实困境？其二，两类专业融合发展遵循怎样的理论逻辑？其三，如何构建适配地方高校办学实际的融合发展路径？研究以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为依托，历时五年开展文献研究、全域调研与实证检验，力求从专业顶层建设视角弥补现有研究侧重人才培养单点分析的不足，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落地双重目标。

二、献述评与研究设计

（一）国外研究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起步较早，商科教育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已有数十年历史，相关研究集中于三个领域。一是数字技术对商科教育模式的变革研究。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彻底改变了商业分析、市场调研、财务管理、供应链管理等商科核心工作内容，商科教育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将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统计学深度融入商科核心课程，形成“商科+数据+技术”的课程体系[22][26][27]。二是交叉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国外高校商科极少设置孤立的单一专业，金融科技、商业分析、数字营销等新兴专业多依托商学院、计算机学院、统计学院联合共建，师资跨院共享、课程模块化组合[21][28]。三是复合型商科人才核心素养研究，普遍认为新时代商科人才应具备扎实的商科知识、熟练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跨学科沟通协作能力与商业创新及伦理思辨能力[27]。总体而言，国外研究理论体系完善、实践模式成熟，但其研究场景、产业结构、教育体制与我国地方高校差异较大，相关经验无法直接照搬。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短板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新商科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俞婷婷提出人才能力结构须从单一技能型向复合型、从专业素质型向交叉综合型转变[12]；曹朝洪主张科学制定培养方案、构建系统化实践育人平台，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新商科人才[13]；田娟娟强调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优化课程体系、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14]；李训等聚焦外语院校国际商务科技类人才培养，提出基于 CDIO 理念的培养模式[16]；朱晶晶等

从专业意识、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三个维度阐释新商科人才素质结构[17]；何晓斌等关于人工智能文科人才培养的讨论，同样强调跨学科平台与多层次培养体系建设[23]。其二，新商科单一专业建设研究。李奕轩分析应用型本科高校新商科建设路径，主张以产教融合推动专业调整升级、系统构建课程体系[15]；李训等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为例，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商科专业建设的思考与实践[18]。其三，数字经济与商科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混合式教学、案例教学、虚拟仿真教学等成为研究热点[11][19][24]。

新文科建设为商科教育改革提供了上位框架。樊丽明等关于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的讨论，揭示了商科教育交叉融合的总体方向[6][7]；刘振天关于文科知识生产本土逻辑的分析提示，商科教育创新须回应区域发展的真实需求[8]；吴岩关于高等教育谋势识变的论述，强调了专业结构前瞻性调整的重要性[9]；吕素香等对经济类专业新文科建设的探索，提供了院系层面可借鉴的经验[10]。

综观现有成果，三方面短板尤为明显：一是研究视角局限，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人才培养、单门课程、单个专业等微观单点问题，从专业布局、资源整合、学科协同等顶层设计视角开展的系统性研究不足；二是区域针对性不足，多以一线城市、重点公办高校为对象，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地方应用型本科、民办本科院校商科转型的专项研究稀缺；三是实践落地性较弱，部分改革方案脱离地方高校师资、经费、校企资源等现实条件，可复制、可落地的一体化路径缺乏。本文即针对上述短板展开。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研究综合采用五种方法，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文献研究法贯穿全过程，累计梳理中英文文献 200 余篇、政策文件 30 余份、行业报告 20 余份，用于界定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问卷调查法面向吉林省 6 所本科院校（含公办本科、民办本科、应用型本科）商科教师、在校生及省内 10 余家企业，发放教师卷、学生卷、企业卷三套问卷；实地访谈法对 6 所高校商科院长、专业负责人、骨干教师及 15 家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部门主管开展一对一访谈 46 人次，整理记录近 10 万字；实证分析法以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为基地，将研究形成的方案落地应用并连续三年跟踪效果；案例研究法选取省内外新商科建设成效突出高校与本地数字化标杆企业深度剖析。调研样本构成见表 1。

表 1 课题调研样本构成

调研对象	发放数量	有效样本	有效回收率
商科教师（6 所本科院校）	260 份	238 份	91.5%
商科在校生	1200 份	1126 份	93.8%
数字经济相关企业	80 份	72 份	90.0%
深度访谈	46 人次	46 人次	—

数据来源：课题组 2022—2024 年调研数据。

三、现实困境：基于吉林省六所本科院校的调研

（一）专业布局分立，融合发展壁垒尚未破除

调研发现，省内多数高校传统商科与新兴交叉专业呈分立发展格局：两类专业课程体系互不衔接，同一知识点重复开设；师资分属不同教研室，难以跨专业授课；实训平台按专业重复建设，使用率悬殊；培养标准各自为政，学生跨专业选修通道不畅。访谈中，多位专业负责人将根源归结为行政壁垒——专业分属不同系别管理，资源配置、教学组织、绩效考核均以单一专业为单元，缺乏跨专业协调机制；课程壁垒、师资壁垒、实训平台壁垒由此派生。融合发展组织载体的缺位，是“两张皮”现象长期难以扭转的深层原因。

（二）课程体系老化，数字技术课程占比偏低

省内多数传统商科专业课程体系老化，数字技术类课程占比不足 10%，实践环节形式化严重。学生问卷显示，多数学生未接受过系统的商业数据分析训练，反映“学的用不上、要用的没学过”；企业问卷则显示，用人单位对数据分析能力、数字化工具使用能力、跨岗位协作能力的重视程度已超过对单一理论知识的考察。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的显著缺口，凸显课程体系重构的紧迫性。

（三）师资结构失衡，跨学科教学能力不足

师资是制约融合发展的最大瓶颈。调研数据显示，省内商科教师中具有计算机、数据科学等跨学科背景的占比不足 15%；超过 70%的传统商科教师未接受过系统的数字技术、交叉学科教学培训；双师型教师占比偏低，

多数教师缺乏企业数字化工作经历。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短缺并存，使新兴交叉专业课程开设捉襟见肘，传统专业数字化改造亦缺乏引领力量。

（四）产教融合浅层化，长效协同机制缺失

省内商科产教融合多停留在学生短期顶岗实习层面，校企双方权责不清、标准不对接、合作持续性差；部分合作停留在签署协议、挂牌基地等形式层面，企业未参与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与考核评价，教学标准与岗位标准“各说各话”。数字经济下商业工作场景高度数字化、项目化，对校企全流程、一体化合作提出更高要求[25]。地方高校对接头部企业难度较大，而本土中小数字商务企业的合作潜力尚未充分挖掘，本地化、低成本的融合方案供给不足。

（五）案例教学滞后，教学内容与数字业态脱节

传统商科案例教学存在案例老旧、场景单一、学科割裂等问题：案例多取自成熟期大型企业，缺少数字经济下的新业态、新模式案例；单一专业案例居多，缺乏融合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案例，难以支撑交叉学科教学。教师访谈与课堂观察均表明，案例更新速度明显滞后于商业实践变化，教学内容与数字业态脱节已成为影响课堂吸引力和人才培养适切性的现实障碍。

表 2 吉林省地方高校商科专业建设主要问题调研结果

调研维度	核心问题	主要数据表现
专业布局	两类专业分立发展	课程互不衔接、师资不共享、平台重复建设
课程体系	数字技术类课程占比过低	占比不足 10%，实践环节形式化
师资队伍	跨学科背景教师稀缺	占比不足 15%
师资队伍	教师数字素养不足	超 70%传统商科教师未接受系统数字技术培训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浅层化	以短期顶岗实习为主，权责不清、标准不对接
案例教学	案例与数字业态脱节	案例老旧、学科单一、缺乏跨学科综合案例

数据来源：根据课题组教师问卷、学生问卷、企业问卷及访谈记录整理。

四、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三类专业互补共生

调研数据与理论分析一致表明，传统商科、新商科与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并非对立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传统商科具备扎实的商业理论根基，是新兴交叉专业的知识基础；新兴交叉专业承载数字技术与新业态，是传统商科的升级方向；新商科则是两类专业融合后形成的整体教育形态。孤立发展任何一类专业，都将导致学科资源浪费与人才培养片面化。这一判断构成融合发展理论逻辑的起点，也决定了改革设计不能“以新替旧”或“新旧并立”，而应走一体化协同之路。

（二）专业集群：融合发展的组织形态

顺应三类专业的互补关系，地方高校商科应摒弃“单一专业独立发展”模式，推行专业集群建设：以主干传统商科专业为基础，以金融科技、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跨境电商等新兴交叉专业为特色，统筹规划专业布局，实现课程、师资、实训、校企资源共建共享。集群内部实行“基础课程互通、核心课程分流、实践平台共用”的运行模式：低年级打通商科基础与数字基础课程，高年级按专业方向分流核心课程，实践教学平台面向集群全体专业开放。这一设计既保持专业特色与学分体系的完整性，又从组织形态上破除壁垒，使融合发展有载体、可操作。

（三）循序渐进、双向渗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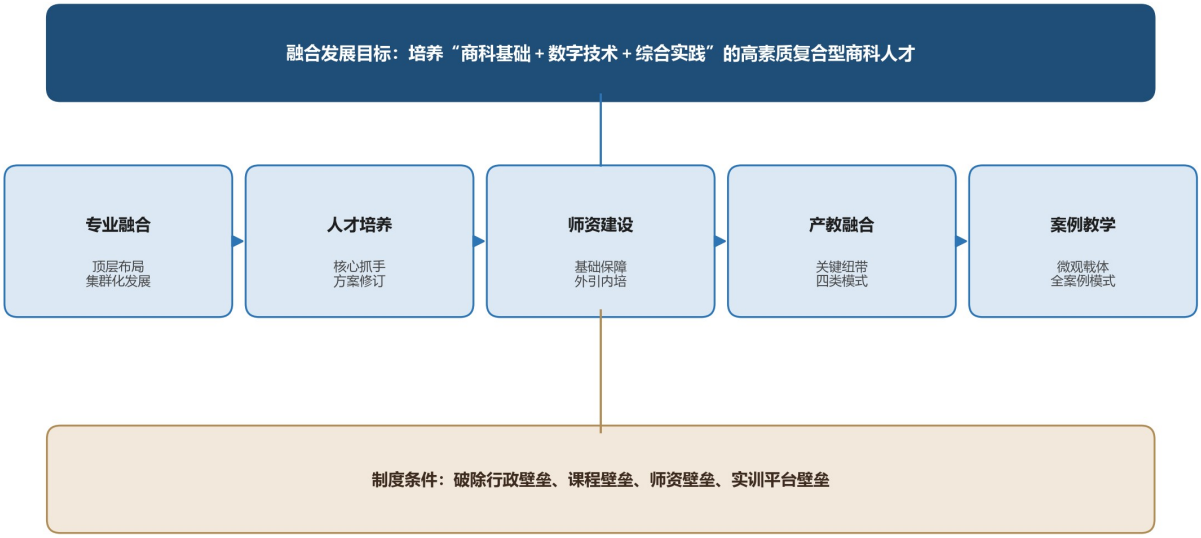
吉林省多数地方高校新兴交叉专业办学时间短、积累不足，不宜直接撤销或大规模改造传统商科专业，而应采取“逐步渗透、双向融合”策略：在传统商科中增加数字交叉课程，在新兴交叉专业中强化商科基础理论，实现两类专业平稳融合。融合进程应与师资成长、条件改善同步，分阶段设定目标、分批建设课程、分级培育师资，避免“一刀切”式改革引发教学秩序波动。

（四）五位一体框架

上述逻辑具体展开为“专业融合—人才培养—师资建设—产教融合—案例教学”五位一体的融合发展框架（见图 1）：专业融合是顶层布局，回答“专业如何建”；人才培养是核心抓手，回答“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师资建设是基础保障，回答“谁来教”；产教融合是关键纽带，回答“如何对接产业”；案例教学是微观载体，回答“如何教”。五个环节相互支撑、层层递进，构成完整闭环；框架落地还需以破除行政、课程、师资、实训

平台四大壁垒为制度条件。

图 1 新商科与新兴交叉学科专业融合发展框架



图：五个环节相互支撑、层层递进，构成“专业融合—人才培养—师资建设—产教融合—案例教学”五位一体框架

五、融合发展路径与实践方案

（一）专业布局优化：集群建设与壁垒破除

一是制定集群建设规划，明确各专业定位分工、资源共享范围与协同发展机制，编制集群课程地图与互选课程清单，从源头上避免重复建设。二是优化二级学院内部管理机制，打破单一教研室、单一专业的管理边界，设立跨专业教研中心与专业集群管理小组，统筹课程排布、师资调配与平台使用，从管理制度上保障融合发展。三是建立集群资源共享规则，实训平台、校企合作基地、案例库等资源面向集群开放，按使用绩效配置维护经费，形成“共建共享、成本共担”的激励结构。

（二）人才培养方案差异化修订

调研显示，吉林省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对商科人才的需求呈现“商科基础+数字技术+综合实践”三位一体特征。培养方案修订应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数字赋能、分层分类”原则：整体重构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将数字素养、跨学科能力纳入核心指标；拆分老旧课程，增设数字类必修、选修课程；增加综合性跨学科实践课程与企业实战项目。两类专业须差异化设计（见表 3）：传统商科专业以“商科为本、数字为辅”，重点增设商业数据分析、大数据营销等数字应用类课程，培养学生运用数字工具解决传统商业问题的能力；新兴交叉专业以“商科为基、技术为核”，平衡商科理论与前沿数字技术课程，避免过度技术化而丧失商科本质。同时，通过跨专业选修课、线上慕课、学科竞赛、兴趣小组等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构建“课内+课外”一体化学习体系。

表 3 两类专业课程体系差异化设计

设计维度	传统商科专业	新兴交叉专业
建设定位	商科为本、数字为辅，实施数字化改造	商科为基、技术为核，强化技术应用
课程增设重点	商业数据分析、大数据营销等数字应用类课程	金融科技、跨境电商运营等前沿技术课程
实践环节	数字工具应用实训	企业真实项目实战
能力目标	运用数字工具解决传统商业问题	技术与商业融合的复合能力

注：根据课题组研究成果整理。

（三）“外引内培”的跨学科师资建设体系

师资短板须“外引”与“内培”双向并举。考虑到地方高校受薪酬、地域等条件限制，大规模外引高端人才难度较大，“内培”应作为主体。外引路径重在精准定位：重点引进本科或硕士阶段学习数学、计算机、数据科学而硕博阶段转入商科的跨界人才，优先吸纳可塑性强的青年教师，支持其攻读博士后、参与高级别研修；不唯学历、职称，兼顾教学能力与行业实践经历。内培路径重在分层分类：对有数理、计算机基础的商科教师开展深度数字技术与交叉学科培训，打造核心骨干；对纯传统商科背景教师开展数字基础技能与数字化教学工具培训，保障基础课程数字化改造；常态化组织教师入企挂职、参与企业项目实践，培养双师双能型师资。同时，组建由传统商科教师、数字技术教师、企业导师构成的跨学科联合教研团队，实行集体备课、联合开发课程、共同编写案例；将数字化教学能力、跨学科教研成果、校企合作成效纳入教师考核，激发教师转型的内生动力。

（四）产教深度融合的四类模式与长效机制

结合吉林省高校与本土企业特点，可重点推行四类模式：一是校企共建课程，企业导师承担部分数字化实操课程教学；二是共建实训平台，校企联合建设数字商务、金融科技校内实训室；三是订单班培养，针对企业定向需求组建订单班；四是项目实战，将企业真实数字化商业项目引入课堂，学生以项目组形式完成实战任务。长效运行需明确校企双方的权利、义务与利益分配，建立定期沟通、联合教研、实践安全管理等机制，并依托地方行业协会搭建校企对接平台，降低合作沟通成本，实现“培养标准与岗位标准同频”。

（五）跨学科全案例教学模式构建

跨学科全案例教学模式以数字化综合案例为核心，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取代部分纯理论讲授，引导学生围绕案例开展小组研讨、数据分析与方案设计，同步培养专业知识、数字思维、团队协作与问题解决能力。案例开发以企业真实数字化项目、行业公开数字商业案例为主要来源，编写规范兼顾商科理论、数字技术与多学科知识点，形成标准化案例库；配套线上教学平台、虚拟仿真软件与数据分析工具，优化数字化案例教学体验。该模式操作难度适中、成本较低，适合地方高校推广应用。

六、实践检验与成效

（一）落地探索

研究以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为实证基地。学院开设市场营销、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等传统商科专业，并先后建设金融科技、数字营销等新兴交叉专业或微专业；自 2018 年起开展案例教学、混合式教学、产学研合作等改革，积累了全案例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实践经验，为本研究提供了天然试验场。依托研究成果，学院试点修订 2 个传统商科专业与 1 个新兴交叉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增设商业数据分析等数字课程；启动教师数字素养专题培训，组建跨学科联合教研团队；试点推行跨学科全案例教学，建成跨学科数字化商科案例库；新增 2 家本地企业作为产教融合合作单位，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此后，优化后的方案逐步推广至学院全部商科专业，形成“试点—反馈—优化—推广”的完整闭环。

（二）实施成效

连续三年跟踪显示，学院学生数字素养与实践能力显著提升，企业实习满意度与就业对口率持续上涨，校内商科专业整体办学质量明显改善；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与跨学科教研参与度提高，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逐步壮大。研究形成的专业建设方案、师资培育方案与教学模式已被省内多所同类院校参考借鉴，研究期间课题组还完成 2 万余字专项研究报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形成案例库、培养方案修订模板、师资培训手册等配套成果。上述检验表明，本文所提路径在资源有限的地方高校具有现实可行性。

七、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第一，融合发展是商科教育演进的客观规律。传统商科、新商科与新兴交叉学科专业互补共生，专业集群建设是实现融合发展的有效组织形态，“基础课程互通、核心课程分流、实践平台共用”是其核心运行机制。第二，课程体系老化、跨学科师资短缺、产教融合浅层化、案例教学滞后是吉林省地方高校商科建设的四大症结，其根源在于行政壁垒主导的资源分割格局。第三，“外引内培、以内培为主体”是地方高校跨学科师资建设最现实的路径；产教融合应走向校企双向赋能、标准共建；案例教学应向数字化、跨学科、全案例转型。第四，低成本、分阶段、可落地的一体化改革方案能够适配地方高校办学条件，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价值。

（二）创新点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体现在四方面：其一，视角上从专业顶层建设切入，系统研究三类专业的集群布局与协同

机制，弥补现有研究侧重人才培养单点分析的不足；其二，路径上构建适配地方高校的一体化改革体系，强调低成本、分阶段、可落地，避免“理论完美、落地困难”的方案缺陷；其三，模式上打造跨学科全案例教学范式，形成从案例开发、教学设计、课堂实施到考核评价的完整流程；其四，区域上全程立足吉林省产业特征与高校办学实际，形成本土化的商科专业融合建设方案。

（三）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调研样本以吉林省中部城市院校与企业为主，对东部、西部地市州及县域中小微数字企业的覆盖不足；实践检验周期较短，对改革方案五年以上的长期效果缺乏跟踪；以单校为核心实证基地，未开展多校联合试验与分类型对比研究。后续将扩大全省全域分层调研，建立毕业生长期跟踪机制，组建跨校研究联盟开展联合试点，并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产出高层次学术成果，为吉林省高等商科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国发〔2021〕29 号[Z]. 北京, 2022.
[2] 国务院. 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J]. 中国信息化, 2017(8).
[3] 教育部. 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J].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2018(8).
[4]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加快推进吉林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 年）：吉政办发〔2023〕34 号[Z]. 长春, 2023.
[5] 教育部. 教育部公布 2018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J].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2019(3).
[6] 樊丽明. “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J]. 中国大学教学, 2020(5).
[7] 樊丽明.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发展路径（笔谈）[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10).
[8] 刘振天. 文科知识生产的本土逻辑及高校新文科建设的路径[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11).
[9] 吴岩. 积势蓄势谋势 识变应变求变[J]. 新文科教育研究, 2021(1).
[10] 吕素香, 倪国华. 经济类专业新文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 北京教育（高教版）, 2021(5).
[11] 肖安法. “新”之所在——新商科的内涵及建设路径探讨[J]. 南通职业大学学报, 2019, 33(4): 47-50.
[12] 俞婷婷. “互联网+”背景下新商科人才培养研究[J]. 山西农经, 2019(24): 115-116.
[13] 曹朝洪. “新商科”理念下的商科专业人才培养策略[J]. 高教学刊, 2020(9): 152-154.
[14] 田娟娟. 产业需求导向下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考[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20(5): 246-247.
[15] 李奕轩. 应用型本科高校“新商科”建设的思考[J]. 纳税, 2020, 14(3): 294-295.
[16] 李训, 林川, 朱菊芹. 新商科背景下外语院校国际商务科技类人才培养的模式研究——基于 CDIO 理念的构建[J]. 高教学刊, 2020(15): 80-83.
[17] 朱晶晶, 苏琳, 吴丽芳. 新商科人才综合素质与培养思路研究[J]. 河北企业, 2020(6): 141-142.
[18] 李训, 林川, 董竞飞.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商科专业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为例[J]. 高教学刊, 2021(10): 86-89.
[19] 郑毅, 王慧敏.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新商科产教协同育人机制研究[J]. 机械职业教育, 2018(6): 33-37.
[20] 齐佳音, 张国锋, 吴联仁.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商科教育变革[J]. 中国大学教学, 2019(7).
[21] 刘冠男. 商学院背景下的数据科学人才培养研究[J]. 教育导刊（上半月）, 2019(10).
[22] 吴飞, 杨洋, 何钦铭. 人工智能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思考：厘清内涵、促进交叉、赋能应用[J]. 中国大学教学, 2019(2).
[23] 何晓斌, 石一琦.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我国人工智能文科人才的培养[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9, 40(4): 32-38.
[24] 曹培杰. 未来学校变革：国际经验与案例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 2018, 39(11): 114-119.
[25] 石伟平, 郝天聪. 从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思维转向[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 39(1): 1-9.
[26] SELWYN 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degrees of digitiza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16.
[27] LUCKIN R, HOLMES W, GRIFFITHS M, et al. Intelligence unleashed: an argument for AI in education[R]. London: Pearson, 2016.
[28] ZAWACKI-RICHTER O, MARÍN V I, BOND M,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where are the educato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2019, 16(1): 39.